



普通中国人传记丛书

奋进

To Strive At My Utmost

下

萧孟春◎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奋 进

萧孟春 著

华夏出版社

第三部

砺 练



1 东波有色矿

东波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

我坐上印有“东波”二字的墨绿色解放牌汽车后，就开始打听了。司机叫李君成，是个十分开朗、乐观的人。在火车站旁边的货场上，我就和他聊了几句。经过市区时人来车往，我没跟他说话，怕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他也全神贯注地把握着方向盘。出了城，他就主动问我：“你是第一次到郴州来吧？”

“是。今天早上7点多钟下的火车。”我忙笑着回答。

“你是分配来的吧？是哪里人？”

“我是衡阳钢校毕业由省冶金厅分来的，是涟源县人。”

“涟源跟我们邵阳是一个地区，我们是老乡了。怎么把你分到矿山来了？你是来当技术员，还是当工人？”他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前方，方向盘在他手中来回拨动。脚始终在刹车和油门之间移动，这些我都观察得很仔细。我们的汽车在山边、河旁、田野中行驶……

“说来话长，简而言之，形势所迫。我是作为普工分来的。分到你们这里来工作经历了不少周折，我做了很大的努力！”

“你讲话文绉绉的，读了不少书吧！你以后跟我们工人讲话要直率，尽量少讲些不文不白的话，要和工人打成一片，人家才会喜欢你。”

“李司机，你的文化也不低呀，用上了‘文绉绉’。”我和他开起了玩笑。

“不高，初中还没毕业就来了，在这里干了十多年。”他说话时，头不偏向，目不斜视，手、脚照样忙碌着。

“那你现在多大了？一来就开车吗？在这里过得习惯吗？”我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。

“你看我多大了？”他稍为偏了一下头问我。

“怕有 30 多岁了
吧？不过，我看人
的年龄总是看不准
的。”我说完后又
忙作解释，生怕引
起他的反感。

“我 28 岁
了。”他说到这里
马上又接着说，
“1958 年才学开
车。刚到矿里来时
是挑矿砂，后来在
井下推矿车，当井
下运输工。”

“就很注意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我马上说：“李司机，你专心开车
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我开车还喜欢和人说话。有人说话，不会打瞌
睡，有时还挺开心。不过，我和人家说话时，思想还是集中在方向
盘和刹车上。”

“……”我没有马上答话。

“我不喜欢搭女的。一搭女的，尤其是漂亮的姑娘，就走神，
几次差点出事。”他说得挺认真，我随之笑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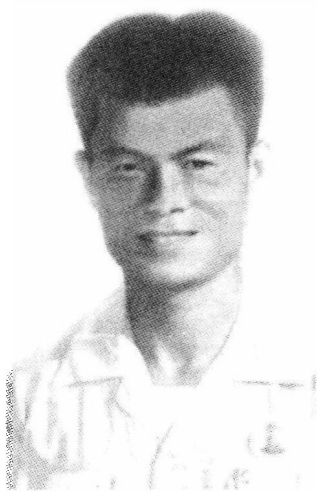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老婆漂亮吗？你有几个小孩了？”我余兴未尽地问起了他
的家庭。

“有两个男孩了，我老婆在家带孩子。她和我结婚时还算漂
亮，现在不怎么样了，带小孩累的！”

“那你就不要再生了嘛。”

“我老婆不肯，她说硬要生个女孩。三个也不多吧！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我随意地答了一句。



唯一保存下来的青年照片。

“井下很苦
吧，是不是很危险
呀？”我乘机问起
了我 最 关 心 的
问题。

“苦是肯定的
啰，起码空气没有
地面好。不然，井
下的工资怎么会比
地面高呀！危险性
当然也要大一些，
不过，安全问题主
要还是靠自己注
意。譬如开车，我

“你结婚了吗?”

“连对象也没有。”我照实说。

“迟一点没关系，先把工作搞好。不过，矿山男职工多，女职工少。我们矿里只有机修车间有几个女的，机关也有一点。大部分结婚了，少数几个也是名花有主了。没有工作的倒有一大把，都是职工家属的女，十七八岁一个的，到时候我帮你物色一个。”

“现在矿里有多少职工呀?”

“一千四五百，连家属有两三千人。”

“生产什么东西呀?”

“主要是铅、锌、钨，还有磺铁矿。矿里有个炼硫黄的厂子。还有四个工区：太平里工区生产磺铁矿，柴山、金船塘两个工区生产铅锌，柿竹园工区，生产铅锌钨等。”

“所以叫有色金属矿。”

“对，生产多种有色金属。1958 年以前叫郴县磺矿，1958 年以后才改的现在这个名字，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一个矿。我们汽车队属供销科管，有差不多 20 来台车。”

“还做些什么单位？有商店吗?”

“有，还有子弟学校，卫生所，贸易商店，邮电所，理发店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一个基建科，它下面有一个基建队，包括泥工组、土石组和一个木工厂。”

“李司机，你对矿里的情况很熟悉呀!”我赞扬他。

“怎么不熟？我在这里待了十来年了。我们开车的哪个单位不跑?”他笑着说。

“以后我到郴州来，可不可以搭你的车呀?”我笑着问。

“怎么不可以。不过，你要提前跟我打招呼。我们矿里离郴州比较近，只 12 公里，到郴州来玩的人很多，都想搭个便车，节约几个钱。”

“跑郴州，一天跑几趟呀?”

“拖产品时，一天跑三趟，有时四趟也跑过。”



出了郴州城，车在山中行。两人聊家常，彼此心坦诚。

“你今天是第几趟了？”

“最后一趟了。今天回去还早，等下带你到河里去洗个澡，挺舒服的。”他对我笑着说。

“这里还有河呀？水深吗？水凉不凉呀？”

“有河，这条河不大也不深，有条支流伸到我们矿里。水很清，现在这个时候水也不怎么凉。”

忽然，我见前面有条岔路，李司机忙打方向盘，车子转了一个90度的大弯。他马上告诉我：“这里是白露塘，再走2公里，我们就要进山了。”我记住了这个地名，透过玻璃四处张望了一下。前面就是连成片的大山，山尖高耸入云。眼前是村落、田垌，不远处有条弯弯曲曲的河。

“刚才转大弯的地方有条马路直通资兴。那里有资兴矿务局，挖煤的矿山。还有一个鲤鱼江发电厂，1956年建的，我们矿里用它的电。另外还有一个东江水泥厂，1958年建的。”

“李司机，你是个好向导。今天，我坐你的车收获不少，觉得你像亲人一样，既使我感到十分亲切，又使我了解了不少情况。谢

谢你!”我向他表达了内心的感受和谢意。

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嘛!”他笑着说。一会儿，他把车子开到傍山的路边停下来。

“走，洗个澡去!”他边下车边把车门关了。我下了车，站在车门边上。他又催着说：“走呀，小萧，洗澡去，等下到矿里就用不着洗澡了。今天太阳大，水温很好的。”

“李司机，我的脚根底下生了个暗疔，在家里开了刀，推迟了几天才来。中午在货场的休息棚里还挤出了脓窝，现在下水怕化脓，我还是不洗吧!你去洗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好吧，你就到这里等我一下吧!”他走到河边，脱得精光，赤条条地钻进水里。他在齐腰深的水中，又喊我：“小萧，你到河边来洗把脸，挺舒服的。”我走去后，见他十分高兴，舒展着身子在河中游泳。他游了几个来回，又说：“你下来吧!享受这天然泳池带给你的乐趣。”他这么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叫，我就不顾一切，脱光了衣服“扑通”一声泡入了清澈见底的河水中。他游了过来，站在我身边说：“来，我们互相擦擦背。”还没等我开口，他的一双手就在我背上擦了起来，弄得我怪痒痒的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我让他擦了几下，就说：“李司机，我帮你也擦擦吧!”他转过身，让我尽兴地擦着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真舒服!你那双书生手，比我老婆那双手还细嫩柔软些!”

“你老婆经常帮你擦背吗?”我开玩笑地问。

“以前擦过，现在不擦了，家里洗澡水很少，去澡堂里洗澡她又不能进去，还经常碰上关门。”

“你们开车的回得迟嘛!”

“开车呀，天天都是早出晚归。今天算你走运。我们回去还早，等下我送你到机关门口，你到劳资科去报到，我再把车开回科里去。”

“那就谢谢你啰!”

“不要谢。今天他们会安排你住招待所的。所以你不要急。我

晓得把握时间的。”李司机挺认真地说。

“这里到矿部还有多远呀？”

“还有3公里边山公路。”他边说边立直身子，看样子他准备上岸了。只见他胸前的汗毛又粗又长，沾在皮肤上形成一片黑色，中间一线连到了他的下身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萧大汉来，他们俩何其相似：胸前是一样的毛，性格是一样的直，心是一样的好。吴伯伯呀，你现在在哪里？还有人整你吗？漆树放树的日子，是多么的自由、快乐呀！今天我又碰到一个和你们一样的好司机，他把我带到了大山边，很快就要进山参加工作了。

2 上班第一天

悲痛欲绝的哭声，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揉揉眼睛，睁开一看，天还没亮。躺在床上仔细听时，哭声像一阵风一样刮走了。我觉得挺奇怪，又不好意思问同室睡的另外两个人，就回忆起前一天下午进矿时的情景来：李司机帮我把行李从车上搬下来后说：“你去报到，不管分配到哪里，也不管做什么工作，都安心在这里搞着。如今找个工作很不容易。在这里干得好，有发展前途的！”我到劳资科后，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同志接待了我。她说：“我姓王，是科里的办事员，你的工作安排要等徐科长来定。他今天下工区去了，明天九十点钟你再来吧，我现在先带你到招待所去住下。”

一会儿，我又想起前天晚上9点多钟，我娘和爹在衡山站下了车，到南岳烧香去了。他们是今天早晨上祝融峰，还是前一天早晨就去了？他们在大姨娘家会不会住几天呢？等会儿分配工作后，我一定要写封信告诉他们，还要写封信到红砖厂去，叫他们把我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供应证寄来……张恒悟呀，我们分别两年了，你怎么一个字也不寄来呀？你究竟怎么样了？我很快就要参加工作了，多少也可给你一点帮助……唐老师，如今你在哪里？有人说你去了涟钢钢铁研究所，是真的吗？吴集富师傅，你的话讲对了，我在家

只待了三个多月，如今到郴州来参加工作了……我在床上东想西想，直到天亮。

起床后，站在招待所门前，举目眺望。四面的山，像个铁桶一样把东波矿部围着。矿部下面有块坪，叫东波坪，四条公路从这里辐射出去。一条是进山的路，一条是往家属区接柿竹园运输坑道的；一条是到供销科去的；还有一条是通往柴山、金船塘的。东波坪一侧有两条小溪交汇的小河，流向进山的口子。河旁、山边的房屋都比较低矮、破旧，还有不少盖着杉皮的木板屋，只有矿部机关的办公室是青砖青瓦的两屋楼房。自然环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凉爽，前一天夜里几乎一刻也没有掀开过薄薄的棉被。我深深地呼吸着清凉的空气，自由地舒展着四肢，活动着身体。忽然又传来阵阵哭声，伴随着汽车的响声渐渐远去。我猛然想起：“是不是死人了？”我转身回屋，同室的两人正在说话。一个说：“昨晚，柴山从天井里摔下一个人，可能死了！”另一个答话：“哭得这么伤心，肯定是摔死了。那天井有二十多米深，我知道的。”他们的谈话，证实了我的猜测。霎时间，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心里十分恐慌，生怕会把我分到出事的工区去。万一如此，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我陷入了痛苦的沉思，究竟怎么办？万一如此，走，还是留？要不要讲讲价钱？可不可以提出分到地面做事的要求？他们会不会答应？尤其是那个从未谋面的徐科长，会不会关照我？这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海中打转，弄得一时没了主意。

早餐后，我在矿机关周围徘徊。9点过后，胆战心惊地去了劳资科。我一进去，姓王的女同志就把“工作调配单”给了我。我扫视了一下，心中悬挂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上面写着“基建科、普工、月薪34.5元”等项。我连忙道谢，王干事说的几句鼓励的话，我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就兴致勃勃地到基建科去报了到。

基建科安排我到土石组，要我先安顿一下住宿，熟悉一下环境，明天才正式上班。

上班的第一天，土石组的组长王德丰叫我和另外五个老职工一起去挖埋死人的坑。这下，我可犯难了。心想，我怎么这么背时，第一天上班就被安排这样的“差事”。这预兆好不好？我要不要推辞？我若推辞不去，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“不服从安排”。于是，我什么也没说，硬着头皮同几个老职工一起，在东波坪里上了“解放牌”货车。他们已经把挖土的工具丢上了车。汽车把我们送到柴山工区后面的大山上。

一路上，我愁眉苦脸，下车后还是闷闷不乐。我的心思被几个老职工看出来了。一到山顶上，他们边选地方边和我谈笑起来。一个姓黄的师傅对我说：“小萧，今天你一上班就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事，给因公死亡的人挖金井眼，做善事，今后你会走大运！”我不知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就没吭声。另一个姓陈的师傅说：“小萧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。人总是要死的，死了呢，总要人埋的。我们农村里把挖眼的叫丧夫，是死者家属最尊重的人。死者入土为安要靠这些人。你年轻不懂这些，不要紧，等下你站到旁边看就是。我们不要你做多少事的。”他的这番话，使我深受感动，就说：“你们各位师傅看我能做什么就叫我做什么吧。这样的事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做，做不好，请你们多指教，我保证不偷懒！”接着，又有一位姓刘的师傅说：“不打紧的，不就挖个长方形的坑，把泥巴提出来么！死者在天之灵还会感谢你呢！你第一天上班就为他做好事。”

师傅们这么宽慰我，挖土坑时，又十分照顾我，几乎没要我做什么事。没要我到土坑里去挖过一锄土，顶多要我把土提上来倒到坑边。而他们几个都轮流下坑里去挖土、装土。挖坑的过程中没碰到什么障碍物，不到一个上午，就挖好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坑，完成了全天的工作。汽车把我们接回来。下午休息，我在床上一连写了几封信，只字未提第一天上班的这件事。

3 挑石头

矿山的基建队是矿山地面的“游击队”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土石组就是这支“游击队”中的先行小分队。建房子先平地打基础，维修公路砌保坎，炸药库用石头砌围墙，郴州转运站货场用石头砌矿池，挖沟、挖眼、割毛草、砍毛柴、挑河沙、挑石灰、挑片石、撬石头……不是挑便是抬，搞了一个月，我的肩膀上磨成了一层厚厚的硬皮，也增长了不少力气，一次能挑200斤水泥，受到老师傅的连声称赞，也遭到了一两个新进矿的小青年的嫉妒，给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……

有一天，我们在太平里工区对面山上的炸药库周围依山而建的围墙。王德丰组长分配我和几个年轻人挑石头，从河里搜集鹅卵石挑到山上。我踏踏实实一担一担地挑，其中有个姓任的青年看不惯我，就在许多鹅卵石上写上“心比蛇蝎还毒”、“假积极”、“黑心肠”、“书呆子”、“婊子崽”、“狗娘养的”、“狼心狗肺”……几乎河滩上能采用的石头都写满了。我去挑选石头时，他向我投过来仇视的目光，另外两个小伙子坐在他身旁暗暗发笑。我越看越气，就生气地说了一句：“练字也不要到石头上练吧！”这个人马上就搭腔：“随我到哪里写，关你屁事呀！”他旁边的两个小子也帮腔：“我们爱到哪里写就到哪里写，你管得着吗？”“你算什么东西？不就读了个中专么？怎么不去当干部呀，和我们一起挑石头，没什么本事就不要充积极！”……

他们三个人，我一个人，打起来我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忍气吞声随便捡了几块石头，挑上了山。放下担子后，我倒倒在砍伐的毛柴和冬茅草堆上仰天长叹：“天啊，怎么要这么整我，读了十几年书，跟没读多少书的人做一样的苦差事，多做一点事还要遭人责难，受人欺负？我学的专业是炼钢，本应分到城市去，偏偏到矿山来；本来要分到钢厂去当技术员，如今干的却是土石工，人称

‘土夫子’，见人矮三分。你为何要特意安排我到这逆境中来学非所用？”

“小萧，你怎么在这里睡大觉呀？怎么在这里哭呀？你哭什么嘛！”王组长走过来带点生气的口吻说。

“你到河里去看一下吧！”我淡淡地说。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看石头，看石头上面那些字。”我拿起扁担、箢箕朝河边走去，王组长也跟了来。他一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王组长就把任务分到了个人，每个人一天挑的石头分开堆放，下班时由他来量方。这天，这个姓任的一心想压住我，我明显地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也不搭理他，只是比平时稍许挑得多，走得快一点，他超过了我也不忌恨他，让他和我竞争。他个子比我高，力气比我大，码方的技术也比我好。他码的石方看上去十分壮观，气势逼人。我码的方堆只有他的三分之二高，比他的要长一点。下班时，王组长带了两个人来量方。他一开口就说：“今天小任干得挺不错，先量他这一堆。”姓任的满脸得意的神色，我暗自思量：我这一堆也不比他少多少呀，怎么王组长就看中了他那堆呢！

量方验收的结果：姓任的那堆石头4.06立方，名列第一，我那堆石头3.86立方，名列第二，第三名是2.84立方，其他的都只2方多一点点。

收工的路上，王组长拉住我走在最后，对我说：“小萧，你的那堆石头码得扎扎实实，如果像小任那样码堆，你那堆肯定排第一。但是，我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，我没扣除他那堆石头中的空洞。同我一起验收的两个人也看出了问题，他们轻轻地在我耳边说过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他第一就第一。”我很勉强地表态。

“你写篇稿子表扬他一下。”王组长对我下了这道命令，我连气也没吭一声。他又说：“把你们几个人都表扬一下，今天都干得

不错!”

“你还是叫另外的人写吧，我累得腰酸背痛了。”我很不服气地和他顶了起来。

“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臭架子？要你写篇稿子还和我讲价钱！”

“我不是讲什么价钱。你们这么迁就他，我看不惯！明明知道他码的方有空洞，量方时也不扣一点。我不是硬要争第一，我是不服这个气。他昨天写那么多恶毒语言骂我，你怎么不批评他一句？”我像放连珠炮似地反驳他。没想到他一点也不同情我，凶狠地说：

“你计较这些做什么？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嘛！昨天的事，我问过他，他说不是针对哪个人的，是随便写的，几个人都写了。我讲了他们。既然他们说不是对你来的，你就不要计较了嘛！”

“他们耍狡猾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我看不惯！”

“这我还不清楚呀，你气量要大一点。”王组长的火气下降了不少。我的心也软了下来，没和他顶嘴了。

“一个组的工作，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。科里要我当这个鸡巴组长，开始我也不肯干。夏科长跟我讲了好几次，后来万支书狠狠把我剋了一顿，我才勉强接受。我想把你和葛老师当做组里的骨干，依靠你们一帮人，把这个组的工作搞好……”

“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回去后我马上就写篇稿，登到科里的黑板报上！”

“小萧，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嘛！另外，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你的工资提上来了，和新招进来的这批新工人一样，都是三级工，四十元零四角！”王组长笑着对我说。

“那是你到科里去提了意见啰！”我感激地说。

“不瞒你说，是我向科里反映了情况，说了你的表现。科里对你的印象也挺好，就到劳资科说了。”

4 身兼数职

工作一个月，就把我的工资提了上来，这确实出乎意料。随后，许多兼职工作也接二连三地落到了我头上。

土石组分成两个组后，第二组二十来人的考勤、工资结算、造表上报、发放都归我搞，我成了组里的兼职工资员。

到卫生所脱产培训一个星期后，发给我一个保健药箱，我就担任了整个基建队的兼职卫生员。职工感冒发烧、喉痛、肚泻、咳嗽等小病，就不用去卫生所了。有时还要发预防药，带领大家搞环境卫生。

科里的“黑板报”由我和葛运恒老师负责编写，一个星期更换一次。挂在食堂里，看的人很多。

矿职工业余学校同时聘任葛老师和我担任兼职教师，他教初中班的物理，我教高小班的语文。正常情况下，一个星期上两个晚上的课。每晚两节，教小学的上节课有4角钱津贴费，教初中的上一节课要高2角钱。我没计较钱的多少，只想认真把每节课上好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解释“阶级”和“阶级斗争”时，一个学员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：“如今资产阶级在哪里？”这个问题我在备课中没有预计到，也就没做文字上的准备。课堂上几十双眼睛看着我，我心里虽然有点慌，表面上却装得十分镇定，一脸微笑地望着大家，脑子里急剧地思索着。几秒钟后，我就回答：“在我国，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两个部分。新中国建立前，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；新中国建立后，1956年公私合营时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。在台湾还存在官僚资产阶级，如蒋、宋、孔、陈四大家族等。改造后的民族资产阶级如今还拿股金红利，从这一点上说，资产阶级也就还存在。不过，不是原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了。他们参加公私合营后自己也参加了劳动，只有他入股的原有资本参与了剥削……”

幸运的是，我这么牵强附会解释后，没有人刨根问底。放学后，我心里很不安。回去时，刚好和葛老师同路，就把课堂上这件事对他说了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“你的回答应该没错。你还想到了这些，换了我，一下子还想不出来。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。譬如说地主、富农吧，是土改中划的成分。许多地主分子死了，他们的子女也都入了社，没有再吃剥削饭了，这个阶级还存在吗？即使存在，也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了。对于资产阶级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去理解、去解释，我也拿不准。明天你到职校办去问问，看他们怎么说。”

“好的。我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。”我真诚地说。

“你在学校没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如实回答。

“以后，这些与课文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问题你最好少解释，免得出错；一旦解释错了反而不好。”葛老师还向我讲了如何避开话题的办法。他毕竟是当过几年教师的人，经验比我多，应变能力比我强。他是山东人，个子高大，有人叫他“山东大汉”。他总是笑嘻嘻的，给人一种亲和的感觉。在这方面我比他差远了。

葛老师中专毕业后分到湖南冶金学院工作了两年多，比我迟几天下放到东波来。我们住在同一宿舍，又在同一个组上班，接触颇多。他一下班就自学俄语，在他的鼓励下，我特地买了本《俄华词典》。我的基础没他好，学起来挺困难，就时常问他，他很细心地教我。后来，我的兴趣又转到了文学上，自订了《萌芽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中国青年》等杂志。业余时间看这些杂志，也没什么明确的目标，完全是为了消遣，不让时间白白地流逝。

一天，我抽到基建科去帮王技术员晒图，碰上职校办的专职教师程钧怀老师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我打算把《年青的一代》这出话剧排出来。叫葛老师演萧继业，你演那个调皮、活泼的小李。剧本我已刻印出来了，你拿一本去看看，体会一下角色。”过了几天，我去职校办时，他又说：“那个戏不排了，改排这个戏《掩护》，